

夾
漈
遺
稿



夾 際 遺 稿

鄭 樵 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夾 漈 遺 稿
叢書集成初編
王雲五主編

纂 者 鄭 樵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章德宣)

夾漈遺稿

宋 鄭

樵篡

樵：字漁仲，興化軍莆田人。宋紹興中，授右迪功郎，禮兵部架閣通志書成，入爲樞密院編修，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。

卷一 古今體詩

題夾漈草堂二首并記

斯堂本幽泉，怪石長松修竹，榛橡所叢會。與時風、夜月、輕煙、浮雲、飛禽、走獸、樵薪所往來之地。溪西遺民，于其間爲堂三間，覆茅以居焉。斯人也，其斯之流也。願其人家不富亦不貧，不貴達亦無病，與爾屬相周旋也。

堂後青松百尺長，堂前流水日湯湯。西窗盡是農岐域，北牖無非花葛鄉。罷去精神渾冉冉，看來几案尙穠穠。不知此物何時了，待看臨流自在狂。

堂後施柴堂上燒，柴門終日似無聊。蓼蟲不解知辛苦，松鶴何能慰寂寥。述作還驚心力盡，吟哦早覺髮毛彫。布衣蔬食隨天性，休訝巢由不見堯。

題南山書堂

一泓澄澈照人間，明月團團落古潭。不向奔流隨浪擊，獨將高潔伴雲閒。禪房夜靜留清鑑，閨苑仙歸墜碧環。每到軒前心轉逸，了無纖翳可相關。

穀城山松隱巖

青嶂迴環畫屏倚。晴窗倒入春湖水。村村叢樹綠於藍。列列行人去如蟻。新秧未插水田平。高低隴麥相縱橫。黃昏倦客忘歸去。孤月亭亭雲外生。

送芹齋

千載清風去不留。何人能伴赤松遊。乞骸直到骸歸日。告老須臨老盡頭。元亮園田何處有。向平婚嫁幾時休。湖州別駕發深省。掛卻朝冠便自由。

題溪東草堂

春融天氣落微微。藥草葱茅脈脈肥。植竹舊竿從茂謝。栽桃新樹忽芳菲。天寒堂上燃柴火。日暖溪東解虱衣。興動便携樽到嶺。人生真性莫教違。

湘妃怨

黃埃遊箠轂。翳日冷旌麾。龍去攀髯遠。鸞孤對影微。魂沉江縹緲。泪染竹依稀。枯樹空千載。寒松已十圍。蘆花深月色。燐火劇螢飛。橫笛瀟湘暮。哀猿何處歸。一作啼。

昭君怨

長謝椒房草。終爲薄命身。那教蘭蕙質。翻與雪霜親。臉膩勻脂淺。粧殘促恨顰。故知關北夜。無分漢南春。紅泪殘胡月。輕衣半落塵。琵琶淒切語。愁殺路傍人。

輓通判黃子方

歌成薤露悲。秋草正離離。昔異修文事。今同鬼伯司。盾衰雙日落。夷惠兩風遺。衰俗吾無恨。親曾識紫芝。

昭君解

巫山能雨亦能雲。宮麗三千杳不聞。延壽若爲公道筆。後人誰識一昭君。

靈龜潭

泉心漱玉開心孔。山色撥藍慰眼花。著手摩挲溪上石。他年來訪汝爲家。

北山岩

西風曳曳片雲間。一夜寒泉臥北山。倚杖岩頭秋獨望。稀疎烟壘是人間。

東山採藥

一掬金丹向晚風。山前草木盡龍宮。詩書便是神仙味。更笑行冲問藥籠。

過桃花洞田家留飲

偶從沼渚過山家。灼灼桃花噪暮鴉。是處竹籬環草屋。人間雞黍話桑麻。抱琴靜聽濤聲急。對酒閒觀月色奢。可笑南陽劉子驥。欲尋風土滯京華。

薌林閒居二首

薌林蒼翠甚。極目可吟詩。梅子風前落。杏花雨後移。清溪通半郭。孤月隱疎籬。寂寂雲山外。蕭然獨自知。

薌林蒼翠甚。霽色繞吾廬。四面鳥聲寂。一庭月影疎。有山皆入坐。無日不安居。好向牆東臥。看人獻子虛。

晨雨

東方斜未徹。暝色淡初分。宿鳥林中噪。淒風葉上聞。鐘鳴催過雨。星落避行雲。獨立草堂內。涓涓羣動紛。

夜雨

夜雨瀟瀟至。天寒擁敝裘。空牀聽幻響。獨詠解深憂。次第園蔬潤。參差漁火幽。長江風浪息。何日放舟遊。

村雨

荒村常寂寂。小雨自涓涓。寒氣侵人急。野花入目妍。看山頻當戶。聽鳥倍難眠。萬事蕭條盡。空餘日暮烟。

澗雨

飄飄雨色亂。終日悞聞聲。釣客呼持笠。牧童喜啜羹。輕香樹下滿。餘響谷中清。爲謝登臨者。枕流洗耳傾。

滌懷十首

枳棘何榛榛。猿貍不敢下。芳苓何曄曄。霜雪不敢灑。驂騑馳曲蘗。舉足難寬假。所以古之人。犁鋤聊自把。天命不可期。將身賣椒糈。朝行畏日薄。暮行畏齟齬。姬娃雖見珍。衆嬖心未許。展轉溷鋪歎。敢俟慶雲舉。孤鳳落鷹巢。啼麟墜虎穴。未能脫蒙茸。安得出軒凸。迢遞空自倬。耀靈久已滅。視身入三門。黽勉成吾拙。修身以爲弓。矯思以爲矢。立義以爲的。亦云善擬議。嗚呼彼鴻漸。進德亦猶水。我如駕其說。木舌暢所指。八荒有禮樂。塗民以耳目。五政不得加。土賦不能育。古今貴天常。最厭彼嬰憤。嗟哉生不辰。霑項滋穀棘。

潛天以不策。潛心以不手。天人既和同。飛潛均不朽。吾生既病勞。未敢輕俯首。久幽不改操。旦夕謀杯酒。岷峨自沉淟。丘壑難爲後。

德行尊顏閔。股肱卑蕭曹。明哲知寢伏。文章亦弁髦。縱彼扳龍鱗。何如掉小舫。人生一世間。慎勿輕自豪。賢者不飽食。何爲仕與農。聖人不詭時。何爲世所宗。顯晦既有因。盛衰亦偶逢。先秋而後春。俄頃自雍容。金革久不息。遐方徒彈指。誰爲民請命。皇天猶未喜。茂德自不綏。眷眷我梓里。傷哉古王道。樵夫亦冷齒。嗟余本固陋。湛身入花渚。未製芙蓉裳。已習離房語。綽約雖多姿。涕零何如雨。季夏遭繁霜。天寒不可禦。

家園示弟標八首

天下輕黃憲。居鄰孰戴良。暴田安足較。散絹未爲狂。失劍羞余里。還牛讓古鄉。家風留不墜。少賤自翱翔。竹林讀史慣。土銼勿粘塵。酒掃王維德。澆鋤郭太仁。使才看着屐。有道驗時薪。小物汝知謹。同心作古人。每恨紈綺子。交遊半博徒。棄家尋有道。舍命事名儒。風雅非難及。今人貴與殊。夜深何所囑。囑汝似狂夫。讀書經百卷。見影豈須驚。中夜山精笑。寒燈草昧爭。脫冠神采足。擲櫬眼光明。面壁吾常事。菴題天耐名。佻達憑豪族。踈狂自克家。看人呼狗寶。縱我泛漁槎。鑿穴安蜂豕。穿籬避管筍。如能癡勝點。寒食賀臨驩。誰使余爲墨。朝朝哭染絲。獵鷹才子累。殺虎古人癡。早信山宜面。休嫌谷可移。日光圖史滿。炳獨卻驚遲。學儉誠佳事。慳名豈足居。寫多崇厚論。讀廢絕交書。結客饒傾產。破貧累賣車。前人家訓在。孫孔未全踈。隻身空後死。千卷未辭恩。不辱看來世。貪生託立言。無家稱馬糞。何史世龍門。負古今愁晚。中宵弔屈原。

夏日題王右丞冬山書屋圖

壁間颯颯松濤起。冰冽呼燈始見王右丞。毫毛矜貴逞奇傑。揮洒冬山書屋圖。岩壑幽樞坐高哲。數筆蕭瑟天貌寒。不盡枯枝不盡雪。高崕峒曲形淒肅。驅禽逐獸但松竹。傍有一水白于峰。千頃奔茫日難昱。絹外似覺風慘激。大江盡斷船相逐。室中之人淡如菊。長年手携一卷書。讀則蒼虬恣飛瀑。欲奪造化齊冷燠。天下無幾焦孝然。當世寧更有梅福。苦吟抱膝此何人。乃肯蕭條立煉谷。古今書畫技總微。貴有嶠嵒生眼目。我聞孫登居北山。隆冬披髮以自覆。又聞昔賢暑重裘。六月御車鄙王侯。二公氣岸皆千里。朗月白霜胸際浮。名士逆天天不怒。冬景能暖夏能秋。千載斯人不可致。我于畫間得其意。揆向高廳遠遠至。筆光墨汁俱吐棄。但懸此幅清吾心。千岩炎伏曦景熾。布褐推車我不避。

弔采石渡頭將軍

石頭城下何紛紛。將軍疋馬氣如雲。金鼓死兮弓矢休。勢失英雄不自由。風淅淅兮月沉沉。荻花滿岸江水深。千年江水留明月。一片將軍報國心。

採茶行

春山曉露洗新碧。宿鳥倦飛啼石壁。手携桃杖歌行役。鳥道紆迴愜所適。千樹朦朧半含白。峯巒高低如几席。我生偃蹇耽幽僻。撥草驅烟頻躡屐。采采前山慎所擇。紫芽嫩綠敢輕擲。龍團佳製自往昔。我今未酌神先懌。安得龜蒙地百尺。前種武夷後鄭宅。鄭宅爲先別駕公所居逢春吸露枝潤澤。大招二陸棲魂魄。

秋水歌 效少陵

年年秋水崩江石。秋水年年連天碧。山中草木盡號呼。江外魚龍輕虛擲。旣憐茅屋化飛蓬。又嘆蝦蟇共枕席。人生變化不可知。且聽秋風吹蘿薜。

負耒歌

煙冉冉兮雨紛紛。負耒耜兮出柴門。出柴門兮踏行雲。茫茫山色天未分。相率歌吟兮樂耕耘。

插秧歌

漠漠兮水田。裊裊兮輕煙。布穀啼兮人比肩。縱橫兮陌阡。

餉饁歌

提筐兮阡陌。花紅兮衣白。步遲遲兮心迫迫。行至止兮嗟于役。低聲相勞兮日其夕矣。

漫興十首

野鳥日啼戶外。涼風時入簾間。老夫夢後欹枕。稚子病中解顏。陋巷顏回早死。柴桑陶令長生。達觀千載兒戲。厭見一時利名。門前半畝禾苗。日午翠色可描。笑問耦耕沮溺。何勞簞笠終朝。今古來去有數。乾坤闔闢無涯。人生行雲流水。處世運甕搬柴。初秋一雨秋涼。子夜長吟未央。階下花枝冷艷。堂前佛火微茫。

壺山八面蒼翠。蘭水一泓漣漪。容我放歌問渡。憑誰拄杖支頤。空山無人堅臥。冷竈有飯晚餐。安得原憲與語。雪霜不受天寒。花下閒傾濁酒。人前莫道清貧。殘生全無奢願。歲月徒倚竹筇。臨水時思下釣。閉門聊學吞氈。一身苦樂無定。萬事安危有天。鄰沽數盞微醉。坦腹北窗短眠。風送松濤聒耳。驚回夢蝶翩跹。

福寧州藍溪寺前問井

靜涵空碧色。瀉自翠微巔。品題當第一。不讓慧山泉。

夾漈遺稿

卷二 重修木蘭陂記 論秦以詩廢而亡 獻皇帝書 寄方禮部書

重修木蘭陂記

集三百六十澗。摠而爲一。故有無窮之流。斷大川之流。折而爲二。故有無窮之澤。此邦民貧不任竭作。與木蘭之役者。有長樂郡之二人焉。始則錢氏之女。用十萬緡。旣成而防決。次則林氏之叟。復以十萬緡。未就而功墮。錢氏吐憤。遂從曹娥以遊。林叟銜冤。徒起精衛之忿。自茲以還。興作乏人。惟增望洋之嘆。莫克水濱之間。且退長江之勢。使洪濶怒濤。不得東之。豈人力也哉。熙寧初。有季長者。宏富而能仁。故得其稱。有此志矣。天降異人曰馮智。日貰酒于其家。三年不索酬。將行曰。當與子遇于木蘭山前。長者先期而俟。乃授以方略。晚役鬼物。朝成竹樊。又圖蒼龍以貽長者。投二盒于江。一以上覆。一以下承而去。孺子可教。果得黃石之素書。衣履不沾。又見葛公之涉水。長者于是依竹爲堤。功成不爽。鑿石爲楹。以爲禦。距楹爲障。以爲瀦。壅川之陂。循南以濟。相其高下。釐爲三洫。使無偏注。行五十餘里。達于海濱。海爲四斗門。以禦蓄洩。凡溉田萬頃。使邦無旱暵饑饉之虞。百年于茲。故長者得以廟食焉。山岳之摧。由于朽壤。江海之注。竭于漏卮。紹興一十八年之秋。陂失故道。由北岸而東奔。重淵如勺。魚鼈焉依。三衢馮君元肅。適以斯時至。凡川澤陂池之事。一時畫究。謂馬伏波所過州縣。必留心灌溉之利。況吾丞是邑。而專是職乎。木蘭之

陵。吾不得以後時。以水昏正而栽之。日夜從事。九旬而成。不愆于素。舉畱成雲。決渠成雨。父老載塗。式歌且舞。木蘭兆識者二。曰逢竹則築。又曰水遠壺公山。莆陽朱紫半。舉一郡之水。此水爲多。畫一邦之利。此利爲溥。使萬井生靈。免于溝洫。則馮丞之績爲可書。其辭曰。南標銅柱。已仆風埃。北勒燕然。又蝕莓苔。孰若賈渠難湮。召埭不朽。惟川澤之功。與天地爲長久。沃州之山。白氏有緣。肇于道猷。成于寂然。木蘭之陵。辱在馮君。伊音甚偉。于今有芬。嗚呼。源清流長。千載融融。君子之澤。不可終窮。

論秦以詩廢而亡

陳君舉曰。春秋之衰。以禮廢。秦之亡。以詩廢。嘗觀之詩。刑政之苛。賦役之重。天子諸侯朝廷之嚴。而后妃夫婦。枉席之秘。聖人爲詩。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。皆得以言其上。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。然亟諫而不悟。顯戮而不戾。相與携持去之。而不忍。是故湯武之興。其民急而不敢去。周之衰。其民衰而不敢離。蓋其抑鬱之氣紓。而無聊之意不蓄也。嗚呼。詩不敢作。天下怨極矣。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。秦亡而後快。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。嗚呼。春秋之衰。以禮廢。秦之亡。以詩廢。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。而小民之禍遲。而大。而詩者。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。其功用深矣。

獻皇帝書

正月十一日。興化軍草萊臣鄭樵。昧死百拜。獻書于皇帝陛下。臣本山林之人。入山之初。結茅之日。其心苦矣。其志遠矣。欲讀古人之書。欲通百家之學。欲討六藝之文。而爲羽翼。如此一生。則無遺恨。忽忽三十

年不與人間流通事。所以古人之書。稍經耳目。百家之學。粗識門庭。惟著述之功。百不償一。不圖晚景。復見太平。雖松筠之節。不改歲寒。而葵藿之傾。難忘日下。恭惟皇帝陛下。誠格上下。孝通神明。以天縱之聖。以日新之德。君臣道合。一言而致中興。自古以來未之聞也。臣竊見兵火之餘。文物無幾。陛下留心聖學。篤志斯文。擢用儒臣。典司東觀。于是內外之藏。始有條理。百代之典。煥然可觀。臣伏覩秘書省歲歲求書之勤。臣雖身在草萊。亦欲及茲時効尺寸。願臣究心于此。殆有年矣。今天下圖書。若有若無。在朝在野。臣雖不一一見之。而皆知其名數之所在。獨恨無力抄致。默而識之耳。謹搜盡東南遺書。搜盡古今圖譜。又盡上代之鼎彝。與四海之銘碣。遺編缺簡。各有彝倫。大篆梵書。亦爲釐正。于是提數百卷自作之書。徒步二千里。來趨闕下。欲以纖塵而補嵩華。欲以涓流而益滄海者也。念臣困窮之極。而寸陰未嘗虛度。風晨雪夜。執筆不休。廚無煙火。而誦記不絕。積日積月。一簣不虧。十年爲經旨之學。以其所得者。作書考。作書辨訛。作詩傳。作詩辨妄。作春秋傳。作春秋考。作諸經序。作刊謬正俗跋。三年爲禮樂之學。以其所得者。作謚法。作運祀儀。作鄉飲禮。作鄉飲駁議。作系聲樂府。三年爲文字之學。以其所得者。作象類書。作字始連環。作續汗簡。作石鼓文考。作梵書編。作分音之類。五六年爲天文地理之學。爲蟲魚草木之學。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。作春秋地名。作百川源委圖。作春秋列傳圖。作分野記。作大象略。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。作爾雅註。作詩名物誌。作本草成書。作草木外類。以方書之所得者。作鶴頂方。作食鑑。作採治錄。作畏惡錄。八九年爲討論之學。爲圖譜之學。爲亡書之學。以討論之所得者。作羣書會紀。作校讎備論。作書目正訛。

以圖譜之所得者。作圖書誌。作圖書譜。有無記。作氏族源。以亡書之所得者。作求書闕記。作求書外記。作集古系時錄。作集古系地錄。此幸皆已成之書也。其未成之書。在禮樂。則有器服圖。在文字。則有字書。有音讀之書。在天文。則有天文志。在地理。則有郡縣遷革誌。在蟲魚草木。則有動植志。在圖譜。則有氏族志。在亡書。則有亡書備載。二三年間。可以就緒。如詞章之文。論說之集。雖多不得而與焉。奈秋先蒲柳。景迫桑榆。兄弟淪亡。子姓亦殤。惟餘老身。形影相弔。若一旦倏先朝露。則此書與此身。俱填溝壑。不惟有負于平生。亦且有負于明時。謹繕寫十八韻。百四十卷。恭詣檢院投進。其餘卷帙稍多。恐煩聖覽。萬一臣之書有可採。望賜睿旨。許臣料理餘書。續當上進。微臣遭遇右文之世。寧無奮發之情。使臣得展盡底蘊。然後鶴歸蕙帳。狐正首丘。庶幾履陛下之地。食陛下之粟。不孤爲陛下之一民也。仰冒天威。伏惟聖慈。特賜睿鑒。臣無任瞻天仰聖。激切屏營之至。臣樵昧死百拜進。

寄方禮部書

樵自讀書螺峰以來。念無半席之舊。又無葭莩之餘。雖辱君子特達之書。多欲再通起居。又不敢也。乃者蔡文郎中。以禮部內幅相示。不謂平生有此遇也。謹歷所以在日月之下。不敢孤負寸陰者。以陳也。樵每嘆天下本無事。庸人擾之而事多。載籍本無說。腐儒惑之而說衆。仲尼之道。傳之者不得其傳。而最能惑人者。莫甚于春秋詩耳。故欲傳詩。以詩之難。可以意度明者。在于鳥獸草本之名也。故先撰本草成書。其曰成書者。爲自舊注外。陶弘景集名醫別錄。而附成之。乃爲之注釋。最爲明白。自景祐以來。諸家補註。紛

然無紀。樵于是集二十家本草。及諸方家所言補治之功。及諸物名之書。所言異名同狀同名異狀之實。乃一一纂附其經文爲之註釋。凡草經諸儒書異錄備于一家書。故曰成書。曰經有三品。合三百六十五種。以法天三百六十五度。日星經緯以成一歲也。弘景以爲未備。乃取名醫別錄。以應歲之數而兩之。樵又別擴諸家以應成歲而三之。自纂成書外。其隱微之物。留之不足取。去之猶可惜也。纂三百八十八種。曰外類。三書既成。乃敢傳詩。學者所以不識詩者。以大小序與毛鄭爲之蔽障也。不識春秋者。以三傳爲之蔽障也。作原切廣論三百二十篇。以辨詩序之妄。然後人知自毛鄭以來所傳詩者。皆是錄傳。又作春秋考二十卷。以辨三家異同之文。春秋所以有三家異同之說。各立褒貶之門戶者。乃各主其文之詞。今春秋考所以考三家有異同之文者。皆是字之訛誤耳。乃原其所以訛誤之端由。後然人知三傳之錯。觀原切廣論。雖三尺童子。亦知大小序之妄說。觀春秋考。雖三尺童子。亦知三傳之妄辨。大小序與三傳之妄。然後知樵所以傳春秋者。得聖人意之由也。詩主在樂章。而不在文義。春秋主在法制。而不在褒貶。豈孤寒小子欲斥先賢。而爲此輕薄之行哉。蓋無彼二書以傳其妄。則此說無由明。學者亦無由信也。自古立書垂訓家。亦不諱其如此也。凡書所言者。人情事理。可卽己意而求董遇。所謂讀書百遍理自見也。乃若天文、地理、車輿、器服、草木、蟲魚、鳥獸之名。不學問。雖讀千迴萬復。亦無由識也。奈何後之淺鮮家。只務說人情物理。至于學之所不識者。反沒其真。遇天文。則曰此星名。遇地理。則曰此地名。此山名。此水名。遇草木。則曰此草名。此木名。遇蟲魚。則曰此蟲名。此魚名。遇鳥獸。則曰此鳥名。此獸名。更不言是何狀星。何

地、何山、何水、何草、何木、何蟲、何魚、何鳥、何獸也。縱有言者，亦不過引爾雅以爲據耳。其實未曾識也。然爾雅之作，蓋本當時之語耳。古以爲此名，當其時又名此也。自爾雅之後，以至今所名者，又與爾雅不同矣。且如爾雅曰芍、鳧、茨、蒺藜者，以舊名芍。今曰鳧、茨。今曰蒺藜。此所以曉後人也。乃若所謂朮、山薊、梅、柟，此又惑人也。古曰朮，常爾雅之時，則曰山薊。或其土人則曰山薊也。古曰梅，常爾雅之時，則曰柟。或其土人則曰柟也。今之言者，又似古矣。謂之朮，不謂之山薊。謂之梅，不謂之柟也。人若以朮爲山薊，則人必以今朮爲非朮也。以梅爲柟，則人必以今梅爲非梅也。樵于是注釋爾雅，爾雅往人作，是其纂經籍之所難釋者而爲此書，最有機縱。奈何作爾雅之時，所名之物，與今全別。況書生所辨容有是非者。樵于所釋者，亦不可專守云爾。故有此訛誤者，則正之。有缺者，則補之。自補之外，或恐人不能盡識其狀，故又有畫圖。爾雅之學，既了然，則亦六經注疏皆長物也。自古箋解家，惟杜預一人爲實當者。以其明于天文地理耳。惜乎不備者，謂其不識名物也。如五鳩、九扈，皆不明言其物，只引爾雅爲據。如四凶者，天下謂之渾沌、窮奇、檮杌、饕餮，杜皆以理說之。窮奇，以亡窮而好奇。檮杌，謂頑凶無儔匹之貌。樵初甚疑此。及見山海經，果有此等獸，乃知四者爲惡獸之名。故時人所以比其人也。夫以杜預之識，一舉不至，則以乖脫者如此。況他人乎。樵于爾雅之外，又爲天文志。以自司馬遷天官書以來，諸史各有其志。奈何歷官能識星而不能爲志。史官能爲志而不識星，不過採諸家之說而合集之耳。實無所質正也。樵天文志，略于灾福之說，傳記其實而圖其狀也。地理家緣司馬遷無地理書，班固以來，皆非制作之手。雖有書而不能如無也。樵爲